

(一) 鄒族傳統祭儀說分明－鄭政宗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汪明輝

職稱：副教授

訪談者簡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鄭政宗

族名：(中文譯名)

(羅馬譯名)

族別：鄒族

性別：男

年齡：70

居住部落：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

受訪者簡介：

鄭政宗長老長期耕耘鄒族特富野部落的文化事業，並對於傳統祭典的進行具有相當深入的瞭解。透過對鄭長老的訪談，可以瞭解傳統與現代祭典的差異，並從教會的角度來探討鄒族祭典的意義。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年5月03日

訪談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

訪談者：汪明輝

受訪者：鄭政宗

紀錄者：汪明輝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鄭政宗長老長期耕耘鄒族特富野部落的文化事業，並對於傳統祭典的進行具有相當深入的瞭解。

訪談過程描述：

訪問開始就請鄭政宗介紹鄒族每年舉辦的祭典，包括時間、祭典名稱、舉辦方式、祭儀背後的意涵等，鄭政宗長老從宗教的角度去談鄒族的傳統祭典，雖然信仰的不同，但為了恢復鄒族傳統的祭典，宗教之間也作了協調，讓傳統祭儀的部分，不會跟宗教信仰有所抵觸，也漸漸的恢復傳統的祭典。

【訪談內容】

受訪者 1：我先從比較廣的角度來說，鄒族的這兩大祭典，我們不談播種祭 (m i y a p o)，我們只談收穫祭 (h o m e y a y a) 和 m a y a s v i，可以說這兩個祭是我們鄒族生命的氣息，一直到今天，從來也沒有改變過，特別是收穫祭從來沒有改變過，收穫祭就是我們每個家族同心協力要去做的，從國語說就是我們講的傳統倫理的精神，至於 m a y a s v i 是關係到我們整個阿里山地區的鄒族，藉這個儀式可以凝聚在一起，重心一致，這樣的思想是我們長老們都很清楚的。

訪談者：但是現在的人都不清楚了？

受訪者 1：我們就是要去教育年輕人，我不知道其他原住民族有沒有像我們鄒族一樣藉著儀式可以達到團結一致的功能，也因此我們要繼續維持這兩大儀式，我先從比較大的角度來說，就儀式的變遷來說，我們已經不完全按照過去的儀式來進行，因為以前光是要準備就要花上好幾天，比如說要開始種植的工作，像種小米，如果是 m a y a s v i 儀式是要先打獵、做準備，這樣就會佔有不少時日，就表示他們是非常認真在準備儀式，我們過去就是這樣這麼認真準備的，過去不像現在的人，要忙很多事，沒有空閒參加這個儀式，但是我們不管時間的改變，我們大家要共同一致來進行這件事，雖然我們現在時間都改變了，我們還是可以效法他們過去團結一致的做法，不管我們有多麼忙碌，我們也不能輕率地去從事這個儀式。

訪談者：我再請教一下，由於我們現在有很多原因造成我們沒辦法遵循過去的作法，比如說我們政府很容易就想干預來改變我們儀式的內容，另一個就是教會，現在就請你針對這兩件事他們的做法來說你自己的看法。以教會來說，有很多不同教派從外面傳入，這些教會就會改變我們的儀式，你可不可以稍微談一談？

受訪者 1：我稍微經歷過日據時期，但是我不太了解他們對儀式的改變，他們只不過是說：「你們的儀式是不好的，你們就只能夠做一些（要簡化）。」我們長老一聽，他們如何能夠向統治者反駁呢？因此他們會覺得做這些事情好像做錯事一樣，以致於很感到羞恥，我們這些貧困的人民可以是說從日據時代就被迫改變這些儀式，但是我所知道的詳情有限，所以不能多說，印象中只知道他們告訴我們獵首是不好的，這樣做是不好的、那樣做是不好的，所以你們只能做一些些而已，但是 h o m e y a y a 他們並沒有做很大的改變，所以現在的 h o m e y a y a 變動不大，不過今天的收穫祭的時日的確是縮短了，比如說有關獵場的儀式或是河流的儀式，今天已經沒有在做了，政府這樣的改變之下，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做這個儀式。接著來談談教會，在宗教的影響之下，我們特富野的儀式曾經中斷了十年之久，但是收穫祭從來沒有斷過，所以這個教會也終止了我們文化賴以維繫的活動十年，我也自己來反省我

自己在天主教的立場，我們鄒族有三個外來的宗教，其中兩個宗教對我們的儀式可以說是非常的鄙視，不管是收穫祭、h o m e y a y a，或 m a y a s v i，特別是m a y a s v i，真耶穌教的教徒會拿石頭丟我們天主教，可見得他們的態度，他們說你們是魔鬼的孩子，那為什麼後來特富野的儀式又重現呢？主要是因為我們v o y u頭目的父親，也是我的叔叔，聽從了傳神父的指示，他說你們應該要好好維護照顧你們的儀式，千萬不要遺失，接著他竟然帶著族人在會所舉行m e s a（彌撒），可見得那個時代他的思想啊，大概是五十年代吧，那時幾乎所有鄒族都在反對自己的儀式，我的叔父（v o y u頭目的父親）說，我要在天主教來照顧維持我們鄒族的儀式（自己皈依天主教），這就是我最欽佩我叔父的地方，而且非常感動，這一點我回想起來我真的感動，我回想時我覺得真是感慨啊！但是傳神父他說過千萬不要遺失你們的文化，我的叔父，當時的頭目，接受這一個說法，這兩個一個是天主教領袖，一個是我們鄒族領袖，互相結合，因此我們全阿里山天主教會都知道頭目是皈依天主教，那些沒有信教的族人後來全部都到天主教了，我們天主教的傳入落後基督長老教十年，但是我們信天主教的族人反而比較多，我們族人的長老幾乎都跑到天主教。

訪談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天主教真的接受我們傳統的儀式？

受訪者1：是的。

訪談者：所以我們族人的長老就都到天主教嗎？

受訪者1：是的，我先講到這，我接著講一些有關m a y a s v i的事情，這個m a y a s v i，達邦跟特富野之間，達邦的儀式從來沒有終止過，我們特富野的儀式終止的時候，v o y u頭目反而到達邦去參加他們的儀式。

受訪者2：我是從初中開始就去了。

受訪者1：但是這兩個社群曾經有過嫌隙，互不相關，中間的橋就都不相往來，（笑），我們現在不要互相排斥了，關於m a y a s v i，不要說輪流辦理這個事情了，我的意思是這樣的，為了提升m a y a s v i的儀式，雖然我們只是定時舉行這個儀式的形式，我們也不需要輪流，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現在我們有一個我們m a y a s v i的政策，現在縣政府說，我們要把儀式變成文化古蹟（遺產），這個會所（k u b a），我們就不可以有時候才做，要變成常態的儀式，要將儀式傳承給年輕人，如果我們有時做有時停止，我們來不及教會這些年輕人，這是我比較要反省的地方，這個m a y a s v i，特別是特富野，過去我們跟達邦的會所是並列在一起，過去特富野的勢力是比較強大的，由天神帶領著，這兩個社群呢，我們族群性格不太一樣，我們的想法也不一樣，所以儀式就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後會所現在要變成國家的古蹟，還不是國家級的，現在是縣級的，我們要有一個理念，我希望會所在將來是國家級的，別

的文化來，別的國家來，我們辦一個大型的國家型的祭典，以這個方式來維持我們的儀式，最主要是我們鄒族的生命（文化），是不要中斷，這樣的思想正是我們向要告訴我們年輕人的。

訪談者：我們儀式曾經中斷了十年吧，那那個時候長老的想法是怎麼樣呢？

受訪者 2：是非常痛苦的。

受訪者 1：長老想法是這樣的，他們那時候還沒有真正的去思考，當年神樹被砍了，那時的神樹是三棵巨大的雀榕樹排在一起，全部砍掉，那時就是長老教牧師們所做的，也包括湯家的 t i b u s u n g u 長老，當然他後來也後悔了，y o n e z i（陳牧師）那時也後悔了，那時候他跑到我們特富野來找我們 v o y u 頭目，他說他會看到從火堆裡走出穿著紅衣的長老們，他不認識，來找他，那時他破壞 k u b a 的生命，那個擔子很深。

訪談者：是說長老就找他來質問嗎？

受訪者 1：陳牧師就跟頭目說，我們三個宗教應該要協調一致，讓我們重新來恢復鄒族的儀式吧，我們賴以維繫鄒族文化的儀式，他很清楚表達這個訊息，但他那時是非常痛苦。

受訪者 2：但是他那時的反省已經太晚。

受訪者 1：他半年以後就離開人世了。

受訪者 2：他還來不及把他的想法跟我們結合。

訪談者：他到底是怎麼說三個教派要協調一致？兩個教派有沒有改變呢？

受訪者 2：這邊的教會是有一點改變。

受訪者 1：長老教真的是很有改變。

訪談者：他會去參加儀式嗎？

受訪者 1：沒有，他們不敢。

受訪者 2：在旁邊觀望。

受訪者 1：他們真的不敢加入這個儀式，但是他們會說：「你們聚會時我一定會現身的。」一直到目前他們就是沒辦法加入儀式。

訪談者：鄭姓的牧師他可是有加入了？

受訪者 1：他就是自己有來找我啊。

訪談者：應該是從他做過一段研究時開始吧？他寫過你曾經寫過有關天主教聖靈儀式的內容，他談到基督長老教跟鄒族儀式該如何調和，你怎麼看呢？

受訪者 1：這個傳統信仰跟基督信仰間的連結，他們（長老教會）有一些阻礙，他們基本的阻礙是他們沒有辦法突破，比如說汪啟聖牧師（e m o ' o），他也不好心說請你們要接納我來參加。另一個汪正義牧師，比汪啟聖牧師更積極，更親近。溫初光牧師還沒有什麼動作，就是這位牧師可以看得出來，汪啟聖和汪正義兩位牧師是在特富野做靈牧，感覺不錯，但是他們還不至於加入儀式。

訪談者：那真耶穌教呢？

受訪者 1：他們連出現都沒有出現，就算我們請他來幫忙一些準備或是幫忙準備食物的工作，他們也都不要，真是感慨啊！你看看他們在整個特富野社區啊，對他們來說非真耶穌教的人都是不乾淨的，他們就是這樣說的，他們不再像以前這麼直接的去罵人，或是說一些挑釁的話，但是還分得非常清楚。

訪談者：難道他們一點改變的心思都沒有嗎？

受訪者 1：他們從來沒有要聚在一起來討論鄒族傳統儀式之間的事情，汪頭目說我們給你在儀式時來擺攤做生意，這個也不要，或是說我們在忙於儀式時至少做一些招呼客人，連這個也不做。

訪談者：不同的教派跟我們的儀式間有不同的距離，天主教很接受我們的儀式，但是對岸的達邦還是比較能按照傳統。

受訪者 1：我來說對岸，從中文來講他們比較保守，他們有優點，當舉行祭典時，在歌唱時他們的年輕人都還可以一起唱，一起帶動儀式的進行，因為我們特富野曾經中斷十年，除了我跟汪頭目以外幾乎沒有人會了，我們可以說這是他們的長處，但是，關於儀式的詮釋，他們是不如我們，他們是比不上特富野的，有關於他們的祭歌，如果你要問他們有關於這些的意義，他們會比我們更感到失落。

訪談者：是說他們真的不大了解？

受訪者 1：是。

訪談者：他們知道怎麼唱但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受訪者 1：而且他們比較孤僻，他們也不願意別人去請教他們，他們比較排斥，他們排斥想要學習的人，像是學術界的人想要請教。這樣的文化會中斷的。

訪談者：如果他們不用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他們可以經常做這個儀式呢？常常可以唱呢？

受訪者 1：將來還是會中斷的，像我們特富野的祭歌，我們已經用文字寫下來了，對岸是沒有人寫。

訪談者：這也是我要請教的一些改變。

受訪者 1：我們特富野擔心年輕人不懂，所以已經寫成白話的歌詞，而不是寫成以前古老卻聽不懂的歌詞，這樣他們能聽得懂而且能唱，這是特富野的情況，對岸就說這樣的情況不好。

訪談者：他們是說這是神的話語嗎？

受訪者 1：他們是說如果把那些古老的歌詞翻成現在的話，他們不喜歡。但是我們特富野，我們是兩種都寫。

訪談者：所以你們不是真的想遺忘古老的歌詞？

受訪者 1：對，我們是想以後來慢慢教他們這些古老的歌詞，因為古老的歌詞唱起來是比較好聽的，所以我們希望能慢慢教會年輕人這些古老的歌詞，但是現在讀書的年輕人，他們會自己知道歌詞的意思（透過白話的歌

詞)，然後他們將來就能夠做很好的傳承（因為了解），這樣的文化傳承的工作，是對岸所不及的。

訪談者：我們現在已經寫成文字了，對岸也不寫，大概他們不太去談歌詞的內涵，但是他們沒有中斷按照傳統去做儀式，他們的年輕人就可以持續學習、效法，才能繼續傳承，帶動儀式，如果經常這樣下去呢？是不是也一樣不會容易中斷呢？

受訪者 1：就我看來，他會比我們先中斷，這是確定的，他們還有三四十歲能唱的人，但是已經沒有人可以承接。

訪談者：這樣說是不是比較適合？就是說傳承比較困難，而不是不能。

受訪者 1：可以這麼說，但是他們會有困難。

訪談者：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寫所以會有困難？

受訪者 2：就跟我們一樣，我們會唱但是聽不懂，就會慢慢覺得這是很無聊的事，所以鄭長老就很積極向長老們請教歌詞的意義，然後把它寫出來。

受訪者 1：這兩個儀式（h o m e y a y a 和 m a y a s v i）我們要傳承下去，這是我們最主要的工作，需要十年的時間，再過二十年之後我們再回頭看看這個傳承的工程，我們兩個的時日也不久了，但是我們要做這個工作。

訪談者：接下來我就一起來訪問你們兩位，你們兩位是令人尊敬的長老，你們已經回答我剛才所請教的事情，我已經知道我們所做的儀式像 h o m e y a y a 和 m a y a s v i 是非常好的事情，真可以說是我們鄒族文化的生命啊！但是我們要傳承下去以及未來的工作的話有很多的困難，比如說政府的作為、不同的教會，可以說都是我們要從事這個工作的困難來源，現在我真正知道做這些事實在非常困難，請教你們兩位，我們年輕人和知識分子，在政府機關做事的知識份子，以及政府，應該要怎麼樣做才能有助於我們做文化傳承工作？

受訪者 1：我先講，等一下汪頭目來做補充，這就是我們要總結的重點，我們鄒族的文化生命，特別時這兩個儀式，是其他族人所不及的，從過去幾千年以前，就是一個完整的儀式，可以說是令人讚嘆的純正的儀式，我們就要自己思考，我們該怎麼去向世人展現我們自己的儀式，第一，我們不要拒絕他們認識我們的機會，特別是學術界，這些很有學問的人，這些有識之士其實是非常尊敬我們的文化，他們是真的想要了解，他們想了解和學習原來我們的儀式是這樣，因此這些可以協助我們文化的，這些想要了解認識我們文化的人士，特別是知識份子我們要接受，我們不要排斥他們，另外一件事情，我們還在世的長老們，我們真的要教育我們的小孩，要叮嚀他們，竭盡我們的力量，就像我們在練唱 m a y a s v i 的時候，有非常多的年輕人，他們真的非常喜歡，我們就說，你們真的要好好學習，很多年輕人都來了，我很高興，甚至有很多中學生，像這樣維繫我們文化的作法，另外一件事情，我們也不能對那些所有來

拜訪的人，想要來參觀學習的人說不要來，不可以這麼說，我們對這些人我們只要告誡他們不可以隨便，其實他們真的想要來知道認識我們的文化，其實有很多人是真的要學習我們的文化，他們也是想要遵照我們的文化，我們文化真正的精神，再來，我們在m a y a s v i的儀式時，我們會招待外來客人飲食，我覺得我們照顧他們飲食是好事，我們感覺他們來跟我們在一起，他們來參與，陪伴我們從事文化工作是很好的，我們希望他們也能夠高興。

訪談者：有沒有有關於教會的想法呢？希望各教會能夠做什麼有助於我們文化的傳承呢？

受訪者1：這個事情我覺得很困難，汪頭目有沒有什麼話？

訪談者：有關於在政府工作的鄒族官員呢？請汪頭目來說吧！

受訪者2：剛剛鄭長老講的事非常正確，我只補充幾點，第一，我就接著你剛剛所問的問題，你所問的我們這些分散在政府工作的族人我們該怎麼做呢？面對這樣的問題，還有教會該如何，我的想法是這樣的，雖然我是負責照顧特富野社群的工作，我所要依循的力量，我覺得還是要靠教會，我非常尊重教會從舊約（聖經）到新約（聖經）裡我要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我過去也沒有好好研讀聖經，最近我在休息時又再好好研究這個問題，我心裡想說，這個教會在一開始也沒有十全十美，這也是我們大家所了解的事情，但是從新約聖經以後耶穌到了世界以後，這就跟我們小時候被擄到上天，後來再回到我們世界的情況是一樣的，給我們有一個傳承的情況，是一樣的，問題在這裡，我們自己不能夠接受這個事情，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他們這些做高官的族人，我覺得不能夠因為他們的位置而不去理會我們鄒族所憑藉的文化，應該要鼓勵我們部落的族人不要忘記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如果沒有這個儀式，就不會有我們鄒族的存在，這是我特別要補充鄭長老說法的。目前實在是非常辛苦，是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再說我們的語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加強我們的語言，你看他們別的人都非常想要學習我們的語言，而我們卻不想要去做，你看我們鄒族的神話傳說我們都不大清楚了，反而是別人會知道我們的傳承，因此如果我們遺失了我們古老的傳統，想要恢復文化的話是會非常困難，特別是如果我們遺忘了我們的語言的話，趁著我們現在有書寫的文字，我們就接受這個文字，而且堅持，然後好好的每天的使用它，這就是我要跟你老弟想要講的話，你也要努力在這個地方，向在外面的我們的年輕人來反應這個事情，至於宗教如果他們真有一些想法的話，我們可以藉由教會的信德，我們可以來強化我們的文化，這就是我的想法，

訪談者：誠如你所提到的聖經，聖經跟我們的文化其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同的教會使用的聖經都是一樣的？

受訪者2：是的。

訪談者：為什麼他們面對我們的儀式的態度卻不同呢？

受訪者 2：有一些是他們所忌諱的，像真耶穌教和長老教，主要是因為我們以前有獵首，難道過去教會沒有獵首嗎？甚至比我們厲害太多了，哪一個民族沒有獵首？

訪談者：剛才長老提到現在政府的作為，嘉義縣政府說要將我們的儀式和會所列為縣級古蹟，文建會也想把我們的會所列為世界級和國家級的古蹟和遺產，就你們看來，對我們鄒族是有幫助嗎？或是說他們應該怎麼做對我們有幫助？

受訪者 2：我們想法是這樣的，我就簡單這樣說，政府如果能真的站在我們鄒族的想法的話，來去做這樣的工作，會有利於我們鄒族的，如果只是把它做起來（列為古蹟或遺產），而沒有按照我們鄒族比較優良的精隨，當然不好的我們可以排除，他的價值在哪裡？比較重要的部份我們就根據這個來做為建置我們文化遺產的基礎，你看這些外國人，每一個人都說你們好特別，就是看到我們會所、祭屋，事實上他們也不是很了解，靠的就是信仰的精神，這是他們的想法的所在，但是我們鄒族，我們的信仰已經不一致了，我們也沒有想到我們要好好維繫我們自己的信仰儀式，我們當然會把這些不好的部分去除，我們要這樣子迎合這樣的未來，政府要扶持我們的需求，納入國家級的話，就是這樣要真真實實的，就像鄭長老講的，我們不排除那些來詢問的，但是我們表露的都是我們完整的（想法），這樣我們才可以自己幫助自己來完成我們要做的事情。

訪談者：就我所聽到的，他們政府的想法也是很好的，但是他們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他們因為這樣子會認為他們的工作對我們是好的，但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其實這樣做對我們最後是不好的，甚至會去改造我們的文化，他們常說我們已經幫你們做這些事情了，以後你們就要按照我政府的要求和規定，你們不需要再做什麼做什麼，請問鄭長老你的想法呢？

受訪者 1：是這樣的，剛才汪頭目的話已經說了，關於要變成國家級或是世界級的遺產，尤其是 *mayasvi*，在台灣的別的族群已經沒有像這樣的，真正能夠照著祖先的傳統，能夠實踐人跟神的關係，那個非常重要，精神力量，跟神透過儀式展現鄒族的力量，這樣的文化，我們展現給全世界其他地方，像他們（指著汪頭目）在羅馬唱迎神曲還有慢板祭歌時，他們在梵蒂岡唱，當時有幾萬人在廣場，全部都起立，拍手不知道幾分鐘，可以看出他們真的非常讚嘆，原來還有這樣這麼古老美麗的音樂，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面對上天，這當然是國際級的，這樣的情況我們自己要告訴我們的親戚朋友，我們至少要知道這是我們的文化，我們怎能不加重視呢？

受訪者 2：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當時我們是在最前面，那個時候的教宗是保祿二世，他的身體不是很好，我們是最靠近他的，大概只有十幾公尺，最前面是維也納合唱團，我們是在教宗正前方，維也納合唱團在唱歌時，

當然是世界級，我們在旁邊，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也在旁邊跟我們，是不同的，梵蒂岡的場面人是滿滿的，我們在唱歌的時候沒有任何人發出聲音，唱完了以後就掌聲不斷，我們要離開時，來自澳洲的人就說，或是菲律賓的就問，這個歌是怎麼來的？我們就說這是傳統。

訪談者：這就是他們所欽佩的地方，剛剛你們所說的收穫祭，可以說是團結家族的儀式，m a y a s v i 團結了我們整個部落，我們的歌聲真的非常悠揚好聽，他們也非常讚嘆，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能持續維持下去的話，應該是非常好的事情吧，政府想協助我們，包含中央政府，如果他們要協助是件好事，但是我們自己人呢，我們有不同教會，有很多人不大清楚（我們的文化），我們應該要不斷告訴他們，改變他們，過去我們有哪個民族沒有殺過人呢，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做這些儀式時，目的不是為了要製造衝突，而是要促進和諧、友誼，如果是這樣的話，照你們所說的應該是非常好的。

受訪者 2：還有一件事情我稍微再提一下，我們現在處在不同的時代，過去那些在這裡的亡魂，這件事我還沒有跟長老提起，我心裡想，這樣是不是比較好，當我們舉行儀式時，我們可不可以也跟亡魂們說：「你既然已經在這裡，你就跟著我們在一起。」就這樣子的話，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怎麼樣的問題，他們既然已經到我們這裡來（歸附），那就是我們的，我們就不要再說，他們在黑暗界是如何如何，我們就要全部把它歸順！到這裡，我們也要照顧他們，這樣就可以比較符合教會的旨意，這是就我個人所想的，這個想法我都還沒向長老提起，我們的社會環境一直強調團結，當我們面對鬼神的時候，也都要用這樣的方式，過去受到冤屈的靈魂，如果我們這樣來舉辦我們的儀式，說不定異族也會來參加，可能是會這樣，當然這樣的情況距離現在還是很遙遠，除非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才能促成，請問鄭長老有沒有什麼補充？

受訪者 1：我就來補充，我們是比不上你用筆所展現的知識，我們真的要倚賴你去實現，幫助我們達成這個想法，請你用你的文字讓別人知道。

訪談者：我也只能夠做這樣的事情，現在我已經花很長的時間來向你們請教，你們也是非常忙碌的人，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問了很長的時間，真的非常感謝，你們必定也是非常忙碌的。

受訪者 2：你還能夠想到這樣的事情，想要了解這樣的情況，我們也不是說非常了解。

訪談者：我今天所請教的事情，是期望將它教給年輕人，在他們打開電腦的時候，可以看到你們今天所講的話語，我們鄒族的年輕人也可以向你們學習，學習說鄒語，了解我們鄒族儀式的內涵，這就是我今天訪問最主要的目的。

受訪者 1：你以後還可以再請教一些比較細節的部份。

訪談者：當然我還有很多你們知道的事情我還沒請教，但是因為時間限制，訪問

太久實在不合適，實在是非常感謝你們接受我的訪問。

受訪者 2：我也很高興你來請教，如果所有的年輕人都能樂於請教的話，我們可以把我們找到的一些想法，很多小的觀念可以匯集起來，我們可以去找尋，我們要持續地去找好的傳統，作為我們新一代族人向前邁進的基礎。

訪談者：我今天就到此，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再來請教你們。